阿傑的姑媽

前些日子，我正在和我的研究生阿傑討論功課的時候，他的手機忽然響了，阿傑講了一些話以後，告訴我他的姑媽病危，他必須趕到醫院去。我當然無所謂，他匆匆地走了。

不久以後，阿傑告訴我，他的姑媽已經離開人世了，她信天主教，葬禮也採用天主教儀式。他說他的姑媽孤苦伶仃，無親無戚，他很怕葬禮冷冷清清，所以請我去參加。他的同學也都會去，我一口就答應了他。

事後，我覺得這件事情有點不通，因為阿傑有個大家庭，好多親戚，他的姑媽怎麼會無親無戚？我怎麼也想不通，最後我直接去找阿傑，問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阿傑支支吾吾地告訴我一個好有趣的故事。

阿傑是一個非常粗心大意的人，他只有在做研究的時候才會細心。我不停地發現他忘了鑰匙，或者是丟掉了手機，甚至還會忘記了和女朋友講好的約會。他也是個心地很好的人，媽媽叫他去做的事，他大概都會去做。這次，媽媽給他的任務是要他去探訪他的姑媽，他到了醫院，才發現他根本就不記得他姑媽的名字，好在他記得病房號碼是三十一號病房，所以他就進去了。

三十一號病房的病人是一位老太太，看到阿傑，顯得非常高興。阿傑曾經見過姑媽，但是並不能完全記得她的模樣，在他的心目中，老太太都一個樣子的，所以他和這位老太太有談有笑。老太太把他叫成另一個名字，他也不以為意，他想人老了，總會認錯人的。

因為這位姑媽好喜歡和阿傑聊天，阿傑就決定常去看她。每一次老人和年輕人都聊得很快樂，阿傑家住在台中，他每兩週從埔里回台中一次，每次都會去看臥病的姑媽。姑媽有時會提起他小時候的事情，他一點印象都沒有，他想這大概是他記性不太好的關係，小時候的事情已經忘掉了，虧得老姑媽記得。

有一天，阿傑去看姑媽的時候，正好一位天主教神父也在那裡，正在替姑媽祈禱。他這下發現不對了，因為他們家的宗教信仰都是台灣的民俗宗教，他的姑媽不可能信天主教的，而且他又忽然想起他姑媽為什麼國語說得如此之好，他偷偷跑出去查看護理站的資料，才發現他真正的姑媽的確住在隔壁的隔壁，但早已出院了，他一直在拜訪的這位老人，不知道是誰的姑媽。

那位神父卻對阿傑讚美有加，告訴他將來必有好報，而且也要了阿傑的電話號碼，因為老太太沒有什麼親人了，萬一有事，這位神父會找他來的。這位神父知道阿傑和老太太都認錯了人，可是他不以為意，他又告訴阿傑老太太年歲已大，隨時可能離開人世，阿傑必須心理有所準備。

雖然阿傑發現自己認錯了姑媽，他卻仍然照舊地去看這位姑媽，姑媽越來越衰弱，但每次看到阿傑來，都會露出笑容。臨走以前，她好像在等阿傑，阿傑趕到，她再度露出一種心滿意足的笑容，然後就安詳的過去了。

葬禮在一座天主堂裡舉行，小教堂裡擠滿了人，我的學生告訴我都是阿傑的親友。阿傑的爸爸、媽媽、弟弟都坐在第一排，據說，他的舅舅、阿姨、姑媽、姑丈等等來一大堆，他的同學更是傾巢而出。阿傑是台中衛道中學畢業的，所以會唱聖歌，他的碩士班同學在他的指揮之下，從頭唱到尾，「上主，求你垂憐」，還是用希臘文唱的。主禮神父講道講得很短，他引用了我寫的〈陌生人〉作為主軸，強調替陌生人服務是件好事，滑稽的是這位神父說這個故事雖好，但他不記得這是誰寫的，他還畫蛇添足地說，這一定是一位不有名的作家寫的，否則他一定記得。我就坐在下面，聽了人家說我是位不有名的作家，只有苦笑的分。

彌撒的福音用的是真福八端，這位神父還加了一句，「糊裡糊塗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必定得到心靈中的平安。」

在起靈以前，阿傑獨唱〈我有平安如江河〉，我只知道阿傑喜歡唱歌，沒有想到他唱得如此好聽。唱完以後，他的好友們將棺木抬上靈車，靈車啟動之前，阿傑在教堂門口向全體送葬的親友鞠躬。至少對我而言，他完全變了一個人，阿傑永遠是個嘻嘻哈哈的人，可是現在變得一臉嚴肅的表情，一位同學送他去火葬場，那位同學說阿傑在車裡淚流滿面。

葬禮結束了，阿傑忙著做研究，他的研究做得有聲有色，非常令人滿意。每一位老師都說他聰明。他究竟是聰明，還是糊塗呢？預官報名時，阿傑忘得一乾二淨，這下，也沒有服國防役的可能了。別人碰到這種事情，會懊惱不已，阿傑只沮喪了一下子，馬上就忘了這件事情，他說當大頭兵，有什麼了不起。看到阿傑這種模樣，我想起了他的獨唱〈我有平安如江河〉。

阿傑的確是個糊塗的孩子，但唯有糊裡糊塗，才能得到心靈上的平安。那些精明到極點的人，要想得到平安，真是比駱駝通過針孔還難。難怪那位神父不記得我的名字了。